



我登上了老山主峰

王世煊

从麻栗坡县城到老山主峰的距离并不远，只有59公里。可当地人讲，如果不堵车的话，他们开车需要一个半小时，但外地人开车需要两个小时。看来，去老山主峰的路一定不好走。

清晨，天空下着中雨，雨势没有一点想停歇的意思。我们的汽车行驶在崎岖不平、弯弯曲曲的山道上，随着地势高低而起起伏伏。浓浓的雾气一直笼罩在远处的山顶上，时而看不清百米之外的物体，时而随着风儿散开，时而又厚地聚成一团。我一再提醒妻子，开车慢点、慢点、再慢点。

雨渐渐下得小了，山间的雾气也完全褪去。远处的山峰已经清晰可见，距离老山主峰越来越近了。山峰却越来越高，树林越来越密，道路越来越难走，路上的坑越来越多，车子颠簸得越来越厉害，我的心情却越来越激动。

我终于登上了老山主峰。站在观景台上，我极目远眺，望着异国境内被乌云笼罩着的群山、山间的小村庄以及盘旋在山腰的小路，甚至还能听到鸡鸣犬吠，眼前呈现出一片和平安宁的景象。耳畔没有了隆隆的炮声，空气里没有了硝烟弥漫，只有花儿在春风里散发出来的清香，鸟儿在树林里自由地飞翔，游人们在主峰上欢快地拍照，还有老战士们在讲述着当年战场的情景……

像一群群低矮的红娃娃，臂膀挽着臂膀，嬉笑着、喧闹着、呼喊着，从脚下簇拥着扑向苍茫大海！这就是被《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中国最美六大沼泽湿地”的辽宁盘锦红海滩，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世界红色海岸线”的红海滩。

虽然老天不赏脸，迎接我们的是时下时停的蒙蒙细雨，然而沿着弯弯曲曲的临海公路，朝海滩望去，河流切割的不成形状的大小地块上，那夺目的枣红色仍让人心灵震撼，眼前一亮……站在辽河入海口的盘锦红海滩风景廊道，举目四望，一边是一片连一片的金灿灿的稻田，一边是一块连一块的红彤彤的海滩。

红海滩出现在哪个世纪？出现在哪年哪月？至今无法准确考证。有人说，有了地球，有了海的时候，就有了这一一望无际的红海滩。它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赐予的一片绚丽美景，展现的一场视觉盛宴。它也不是你什么时候想去就能看得到的，它的珍贵之处就在于每年只红一次，只有晚秋初冬短短的几个月时间，犹如昙花一现！

红海滩尽管每年只红一次，却美得难以言表，美得令人窒息。

观赏多次的游人说，假如你遇上一个好日子，艳阳高照，海波不兴，水碧天蓝，浪静沙白，你再遥望红海滩，简直像大海边燃起的一片炽烈的火苗，铺就的巨大红色地毯。碧蓝的天空，泛银的大海，火红的滩涂，啼鸣的飞鸟，交相辉映，任是谁，也会目瞪口呆，浮想联翩。若更有幸，巧遇晴空万里，夕阳衔山，苍茫绚丽的火烧云和铺天盖地的红海滩在天际处携手结合，幻象千层，霞光万道，恍若又将我们拉回到盘古开天辟地前的远古世界……

老天似知人意，突然浓云散开，阳光洒在火红的海滩和金黄的稻田，色彩绚丽。我们和所有游人一样，急忙端起相机，对准眼前的宏图壮景，连连按动快门。

这把海滩涂染得火红的，是一种野草，名为碱蓬草。红海滩就是由大片大片的碱蓬草形成的海滩湿地。碱蓬草生命力极强，无需撒种，无需耕耘，一簇簇、一蓬蓬，年复一年，在盐碱卤渍里，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在光阴的流逝中，酿造出一片火红的生命火焰。在盘锦这片经过盐碱长期浸泡的海滩上，碱蓬草一岁一枯荣，从春到秋、年复一年地呈现出这样一幅奇妙的画卷。春天，一棵棵纤柔的碱蓬草长出地面，而后在夏季渐渐变得嫩红，或半绿半红。每年9月10月份，这一片片的碱蓬草由绿

鸡犬暮声合

赖家斌

陕南五月的乡村，满目葱郁苍翠，麦子黄了盛夏。周日几位好友相约去安康市小南沟登山赏景。1个小时的车程，大家欢声笑语、歌声荡漾。转进村口，穿过火车桥，但见一层层梯田错落有致、黄绿相间，天空像披了一层浅浅的蓝色丝绸，在阳光的映照下，清亮如洗，轻柔缥缈。田野里，绿油油的秧苗随风摇曳，白粉粉的洋芋花引得蝶飞蜂舞。

刚下车，同行的伙伴们早已迫不及待，大家伙先是来了张集体合影，而后，有的簇拥着轻吻娇艳的芍药花，有的独自奔赴一场与荷苞的亲密约会。我们沿着盘山小路，抄小道、跨溪沟，钻树丛、攀悬崖、爬陡坡、过栈道，看层峦叠嶂、绿树成荫，听溪水潺潺、观奇石峭峭，望炊烟袅袅，鸟语花香，沿途风景美不胜收，沉浸在山水间不思归途，直到太阳落山，还意犹未尽，在我一再催促下，大家才恋恋不舍地下山。

在沟口农家乐用餐前的歇息时间，我沿着左边黄泥巴路，径直走到一户农家，这是一家依山临水的院子，正面对三间两层正房，两边各有两间偏厦，石头砌的根基土筑的墙，木头檩椽上覆盖着泥瓦，石灰粉刷的墙面挂着几穗玉米棒，两米多高的院坝坎上栽着几棵石榴树、紫薇树、桃树，枝条穿插，花开得正艳，院坝打扫得干干净净，房后是茂密的树林，一眼看不到边，房前的菜园子和庄稼地整理得沟畦纵横，已是豆角结荚，金黄一片了。远眺间，“汪汪汪”，一条棕黄色毛色的狗跳过

一座巨大的雕像矗立在老山主峰前的广场上，雕刻着一名头戴钢盔、手里紧握着冲锋枪的战士凝视着远方，守卫在国门前。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陷入了沉思中。虽然老山轮训作战时，我已离开部队几年了，无法亲历到战火纷飞的前线，也无法感受到战场的惨烈，但从《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等电影以及新华社前线记者的报道里懂得了老山战役的意义。

站在老山主峰上，我想起了与老山相邻的八里河东山、者阴山和扣林山。八里河东山被誉为自卫反击战中的“上甘岭战役”。让我引以为豪的是我曾经所在部队当年的战场就在那里。时间是1985年4月到1986年4月。

站在老山主峰上，我想起了中法战争时期的冯子材和刘永福，他们当年曾经英勇地守护着祖国的南疆；我想起了那个曾经熟悉的番号：兰州军区第21军第61师，作为轮训部队的第十侦察大队，被永远地记载在史册上、记载在博物馆的文字里；我想起至今仍留在互联网上的名字：刘登云、张海阳、狄国平……还有多少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支前民兵。

站在老山主峰上，回想着在路边看到的那些猫耳洞和防弹坑，我想起了当年有多少将士日日夜夜守卫在猫耳洞内，时刻准备着冲锋陷阵；我想起了有多少

将士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想起了有多少将士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在这里流血流汗。

从老山主峰下山时，我忍不住又一次站在一个刻着“坚如青松志不移，胸怀烈士守国门”的猫耳洞口，望着里边阴暗潮湿、长满青苔的墙壁，想起在当年的战场环境下，又悄悄问一声，年轻的战士在洞里是如何生存的。

再望一眼那个上方写着“祖国知道我”的拱形门，门的下方是那些来来往往的身穿65式军装、佩戴着红帽徽和红领章、腰扎武装带的老兵们，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参加过战斗的老兵。过了花甲之年的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老山主峰战场旧址前，也许和我一样，什么也不需要，只是为了心中的那份军人情结。

从老山作战纪念馆出来，那一张张珍贵的图片，一件件洒满灰尘的枪炮实物，一段段记录着当年战场的文字，不时在我脑海里浮现。听着在纪念馆旁边的烈士陵园里祭奠牺牲的战友们播放的哀乐，我情不自禁停了下来，默默地向来从来没有见过的战友默哀，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为了谁。

路边的老山兰盛开了，在春风吹拂下，轻轻地摇动着脑袋，挥舞着身姿，散发着幽香。忽然，我觉得那些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丰碑的将士们，就像那一朵朵在风中摇曳的老山兰，年年盛开在祖国南疆的大地上……

“一个种植界的哥德巴赫猜想”，有望解决全人类的吃饭问题。就连著名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生前也称他为“国内最早发现耐碱性强、抗病性强、生命力强的野生海水稻的专家之一”。

“海水稻”，这真是老天馈赠给人类的一份神秘而又珍贵的礼物！

30年前，陈日胜在芦苇丛生的苍莽海滩发现了一株特殊植物野生海水稻，按照老师的教导，细心取下那株野生海水稻中结出的522粒种子，让它繁衍子孙后代，在海边开始了艰难的育种工作……

在北京富程集团的支持下，陈日胜得以大展身手。他不仅使海水稻亩产从最初的100斤增至300斤，2012年，又将遂溪产的海水稻送到北京营养源研究所检测，数据显示其64%的营养素高于普通精白米，富含膳食纤维、微量元素和氨基酸。再加上它没有施过肥，是纯天然的绿色产品，食用对人体健康更

有利。

2013年4月起，陈日胜与40多人的博士硕士团队合作，把发源于广东的海水稻，让其到东北三省沿海的盐碱地里都能正常生长；地处内陆的黑龙江有多种盐碱地，pH值高达9.3，种树都不能成活，但种海水稻却成活了。

假如中国的15亿亩盐碱地，都能长出海水稻，以目前产量产300斤计，每年收成可达4500亿斤，足以养活2亿人。那将是中国为人类做出多大的贡献啊！有趣的是，2013年10月10日，在湖南超级稻高产攻关基地，袁隆平的团队杂交水稻再创世界纪录：平均亩产达1026.7公斤。奇妙的是，袁隆平与陈日胜都毕业于农校，他们的突破都源于野生稻的发现。

2014年，袁隆平曾提出，超级杂交水稻未来走“超模”路线，高度达到1.8米到2米。而种在湛江的海水稻，株高已达到1.8米到2.3米——如此独特的“身高基因”，或有助于实现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水稻像高粱一样高，稻穗像扫帚，人坐稻谷下乘凉。而今已经实现。

袁隆平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他的团队和陈日胜的团队依然在不同“战场”奋力拼搏：一个淡水地，一个盐碱地，为国家开发出两个大粮仓，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两尊保护神。

回望红海滩，我希望辽宁盘锦这片茂盛的碱蓬草青春永驻，我更期盼沿海和内陆更多的盐碱滩生长出颗粒饱满、身姿摇曳的海水稻，最终变成一座座稻花飘香的大粮仓！

满坡的青草、树叶是它的主食，寒冬腊月时，在干玉米壳里添些萝卜缨、杂粮，就是对它最好的犒劳。而牛总是与缰绳、轭头、犁耙为伴，负重耕耘，坡地、水田在它的蹄下层层翻新，才有肥沃的田地

和丰收的庄稼。农闲时，踩泥瓦、拉石磨、驮东西，没有消停，而我和其它在一起的日子，只晓得跟着它摘果子、掏鸟窝，却不知道它吃没吃好。

农户居住分散，看家护院离不开狗，我家那条大黄狗体格健壮、毛色油亮、眼睛发光，很讨人喜欢，不停在房前屋后转悠，不时吼吼几声。有时它也乖巧地跟在大人身后乱跑，钻进树林就飞奔狂吼，惊得鸟雀飞、兔子蹿，放学回来，它老远就摇头甩尾，扑在我身上亲热起来。

凌晨时分，我还没睡醒，公鸡就开始打鸣催我上学了。厨房后面的鸡笼不大，喂着十几只鸡，竹园、菜地、树林都是它们觅食、追啄的场地。公鸡高昂着红艳艳的鸡冠，挺胸迈步，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母鸡总是颤颤巍巍跟在后面，只顾划拉着爪子觅食，可一旦下了蛋，则扬眉吐气，伸长脖子“个大、个大、个个大”炫耀个不停，婆就会撒一把玉米作为奖赏。

每当天色将晚，灯光在纸糊的窗户上影影绰绰，这些畜禽就陆续陆续结伴回来了，猪进圈牛卧圈，狗回院鸡归窝。院子里鸡犬相闻，哼哼唧唧，这些声音正是从广袤而厚实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乡音、乡情、乡愁，化作了一声声和美乡村协奏曲，朴实而生动，深情而悠长……

我熟悉的鸟都有故事（组诗）

王义清

瀛湖鸟岛

时隔多年
我再次来到鸟岛
熟悉又陌生的场景
触碰着灵魂
鸟与自然的和谐
定格在天际间
山水滋养的花草树木
便是鸟的天堂

受伤的鸟

救助站里的鸟
还在笼子里蹦蹦跳跳
没有绝望的眼神
看到兽医忙碌救治
脑海里突然浮现
曾经一只受伤的鸟
在挣扎中闭上了双眼

麻雀

当年被列为四害时
注定就有抹不去的黑历史
好不容易恢复名声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解剖麻雀”却成了口头禅
我时常看着
翻飞吟唱的麻雀
有些莫名伤感

乌鸦

天生不应该是黑色
不该嗓门粗糙
听到声音或看到身影
似乎就有不祥预兆
还经常被莫名地扣上
“乌鸦嘴”的帽子
可你还是我行我素
尽情繁衍生息

喜鹊

不是好看
也不是声音好听
是一个好名字
给了一生美名和赞誉

人们总是把你
和喜事 吉祥连在一起
盼你来临

锦鸡

美不是你的错
错的是人
华丽的羽毛和长尾巴
藏着一生的祸福
死了也不放过
做成标本
见证欲望和贪婪

白鹳

飞翔的姿态
早已被写进诗行
代代传颂
从南到北的迁徙
留下美妙身影
有人画也有人拍照
都用碧水青山作背景
一直延续至今

鸟窝

小时候
听大人讲
小孩子不能掏鸟窝
掏了鸟窝手就颤
手颤是一种病
不能写字拿东西
于是那些大大小小的鸟窝
经常飞出小鸟

拍鸟的老人

千里汉江不算长
一个老人
坚守在汉江边拍鸟
他把退休金花在
拍照 归类 建档上
一本图谱
一套展板
连同秦巴山水
在大江南北熠熠生辉

故乡吟

朱金华

秦岭的褶皱里
故乡把炊烟拧成绳
拴住石板屋的影子

渭河水漫过石阶
带着父亲弯腰的弧度
母亲捶打过的衣裳
在晾衣杆上晃成褪色的帆

老油坊的木榨依旧醒着
挤出陈年的香
风从坝口钻进来
吹亮晒场上的谷粒
也吹乱母亲鬓角的霜

门前延伸的那条盘山公路
像条没系紧的鞋带
一头拴着老屋的门环
另一头
缠着我走散的脚步

每次回头
都看见村口的老槐树
把影子铺成路
而月亮
总在老房子的屋檐上
磨亮乡愁

封存的灵魂

许 栋

许多时候
我把自己的灵魂封存
化作忧伤的曲调
和黑色的语言
不用喝一滴酒
就醉了
然后在地下
沉睡

醒来，回眸
像一棵树
挺拔在山水间
一改匆忙的姿态
轻松吟唱着
往事如风

当我重构
语言的排序
在历史的长河中
搬运诗句
沿着河流的方向
急速赶往春天

有时候
喝再多的酒
也不醉
生活方式
我渴望简单点
不必时刻保持戒心
偶尔炙热的言辞
就让我的灵魂
抵达圣殿



夏日荷韵 王蓓蕾 摄